

# 千言知音凡此同

——《自鸣》系列Ⅱ与《林泉》

□ 龚晓婷

出于对古筝的喜爱,我对这方面的新作品格外关注。由两位著名作曲家创作的同一体裁的新作,并在一场民乐作品音乐会上同时演出,这尤其引起了笔者的兴趣。

《自鸣》系列Ⅱ是由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唐建平为日本十三弦筝而写的近作;《林泉》是叶小纲教授应邀为当年“龙音杯”国际古筝比赛而作的参赛作品。正如音乐会的主持人——唐建平在演奏前的介绍中所说:之所以把两部筝曲的演出顺序安排在一起,并非要让他们比个高下,而是让大家了解中国筝与日本筝的异同。两个本是同源的乐器,经过千年的变迁,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的发展。

创作与研究一首新作品,首先应对这种特定的乐器作必要的考证。据《史记》记载,筝最早起源于秦国。经过多年发展,唐代时的筝已成为十分普及的乐器。后由当时的遣唐使传入日本,逐渐演变为日本的民族乐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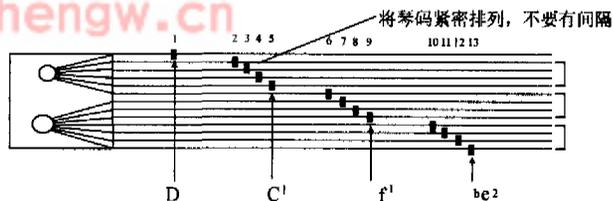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在《自鸣》系列Ⅱ的题记中这样写道:“敦煌有壁画‘不鼓自鸣’,其意而表达无拘无束的艺术境界。”敦煌壁画中所描绘的筝与近代中国筝有较大差异,而与日本十三弦筝却形相近。同根?同源?看得出作者着意为这么古老的乐器创作作品的良苦用心,连其标题也取自敦煌壁画,这与作者多年来在创作中偏爱“复古”情结一脉相承。曲意即乐意乎?

为演奏这首作品,日本的筝演奏家松村绘里菜特地远道而来,为大家表演原汁原味的“日本筝曲”。唐教授介绍说:选择这个乐器,就是想寻求一种突破,也是对欣赏习惯的一种挑战。日本筝本身带有鲜明的异域色彩,尤其是个性化的日本音调一出,马上令人联想到“樱花的国度”。而中国人创作时,为了避免这种局限,又会落入另外的窠臼——十足的中国味道。因此赋予该曲什么样的音乐语汇,是决定整体基调至关重要的一点。听罢该曲,不由得惊叹:原来古筝也可以这样写。这首作品有两个最具独创性的特点。

(一)定弦方式的改变:众所周知,古筝的定弦是制约乐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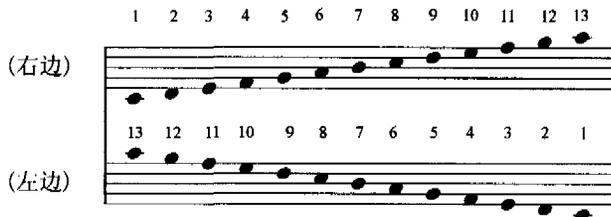
风格的关键。以往的筝曲都是以音高关系来定弦。而该曲是以音响关系来定弦,这正是它最具创意的一点。该曲以非音阶关系的几组音结合在一起,可以设想为室内乐中不同乐器的组合。作者在乐曲中基本摒弃了常规的旋律音高,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特殊音响组合的互动。这些富有个性的音乐语汇、声音素材塑造出感性的音流音块。

定弦方式以非音阶方式分四组:第一弦为D,第二、三、四、五弦为C<sup>1</sup>,第六、七、八、九弦为f<sup>1</sup>,第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弦为be<sup>2</sup>。



例 1.

(二)记谱的创新:与该曲特殊的定弦方式相呼应的,是它的记谱。因为定弦方式的改变,所以五线谱标记的是弦的位置,即不记音高记弦位。记谱越高的地方音越低。十三根弦分为四组音,左右手同时演奏。这样大大增加了演奏的表达手段,音乐的表现力自然也相应得到极大丰富。艺术贵在创新,作曲家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为人称道。



例 2.

尽管记谱与定弦方式与常规不同,但弹奏方法与传统

# 尽在不言中

## 两首古筝新作析评

相比并无二致,只是根据作品的需要,演奏者经常变换弹奏姿势,仿佛她在调动几件不同的乐器。在乐曲的最后部分,还合乐而歌,很投入地与乐曲融为一体,此时的古筝更像是演奏者感情的载体,它承载的不只是音符,还有很多难以名状的情感。据说松村对这首作品相当满意,她这样评价:这是我演奏过的最精彩的一首作品,非常富有想象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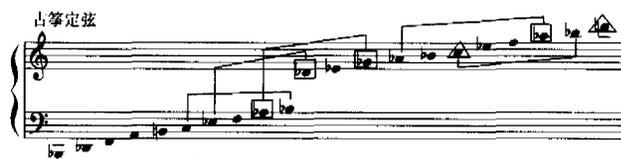
可以说《自鸣》创造了一种新的声音,也带来了一种新的音响,更传达了一种新的观念。这种新音响与作曲家意图表达的乐意非常吻合,这正是该曲的成功之处,它表达了一种自由自在、不拘一格的艺术境界。这已不是直露地表白飞天壁画的原始画意,而是揭示它所隐喻的内在力量。

随后演奏的《林泉》是作曲家叶小纲教授的新作。这首为中国的二十一弦筝创作的参赛曲目,显然要具备相当的音乐表现力与技术含量。对这样一首有一定针对性写作目的的作品,作曲家不但要充分发挥筝的自身特点,且要全面展示演奏者的个人技巧,当然还要体现出作者的个人创作风格。要在“规范”中写出新意。做到这些绝非草草几笔可以铺就的,深厚的创作功力是好作品的保证。

《林泉》秉承了作曲家一贯的创作风格,精致、流畅、华美、一气呵成。一个成功的作品,不论风格与技术手段多么标新立异,首先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构。尤其是民乐作品,要作到形散而神不散。这部作品也不例外,该曲采用了起—慢—快—急四部性的中国传统曲式,由一个核心素材不断衍生发展,逐步走向高潮。

该曲的定弦同样也是最着笔墨的部分。二十一个音分为几组不同宫音系统的五声音阶。在相邻的组中又叠置构成另外调式的五声音阶,几个调式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。这样使旋律的调式、和声处在不断变换中。乐曲进行过程中还不断调整定弦,自然衍生出另外的变化音。游移的色彩巧妙融入了现代语汇,使整体音响更加丰富。

### 例 3.



如图所示,从定弦的第六个音 C 开始,依次往上排列是<sup>b</sup>A 宫系统音列;第七个音<sup>b</sup>E 开始是<sup>b</sup>D 宫系统音列;第九个音<sup>b</sup>A 开始又转为<sup>b</sup>G 宫系统音列;第十六个音出现了 C 音,使这个宫系统的音列增加了变徵音;而这个 C 音同时又可作为<sup>b</sup>A 宫系统的角音;在<sup>b</sup>A 宫系统的音列完整出现后,整个定弦的最高音又出现了 D 音,这又可作为<sup>b</sup>A 宫系统的变徵音。单这十六个音就已包含<sup>b</sup>A、<sup>b</sup>D、<sup>b</sup>G 三个不同宫系统的五声调式,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两个带有偏音的六声调式。如此多重的音阶组合,当然会为乐曲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。

由于作曲家丰富的创作经验,充分调动了古筝的各种技巧:按、吟、揉、挑、滑、摇等,挥洒自如、淋漓尽致。多变的织体音型及眼花缭乱的技巧展示,同时借鉴了西洋乐器的某些写法。随着不同段落的情绪发展慢慢铺陈,使乐曲听来环环相扣、高潮迭起。这种继承中的发展与突破其实很难。

《林泉》体现的是在自然状态下的一种心情释放。在即使思绪较为沉重的时刻,音乐仍表现出一种超然心境,恰似汨汨流淌的林间泉水。演奏者说,《林泉》弹起来很过瘾,旋律有特点。

《自鸣》与《林泉》两首风格迥异的作品,同时得到演奏者的青睐,给大家带来精彩不同的艺术享受,这正体现了创新的魅力。两首作品对中国传统的美学原则,是一次感性的解析。前者是抽象的、写意的,是带有东方意韵的神游;后者是具象的、飘逸的,是灵性释放的旅程。

千言知音凡此同,尽在不言中。

龚晓婷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

(责任编辑 于庆新)